

德席尔瓦博士，新约的文化世界

，第一节，介绍：荣誉与耻辱

© 2024 David deSilva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关于新约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一节课，介绍：荣誉和耻辱。

大家好，我叫大卫·德席尔瓦。我是俄亥俄州阿什兰神学院的新约和希腊语教授，自 1995 年以来一直在那里任教。我被任命为佛罗里达会议的联合卫理公会会长老，我认为我在学术界的工作主要是为教会服务。很久以前，我在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时对新约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兴趣，这似乎对阅读特定的新约文本有很大的影响。

就我而言，是《希伯来书》。在阅读任何类型的文本时，我们必须仔细、批判性地思考文化作为主要背景或环境。阅读经文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所接触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习俗，以及由于在 21 世纪成长而成为我们思维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习俗，尤其是在北美和西欧，与公元一世纪生活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所经历的文化价值观、假设和做事方式非常不同。例如，我们很少考虑荣誉和耻辱。

至少，我很少像现在这样思考 21 世纪佛罗里达州发生的事情。我思考得更多，或者说我看到人们更多地考虑个人权利、合法性、什么是可诉的、什么是不可诉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体现了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是否会反映在我们的实践中。因此，我们的同龄人会作何反应？他们会重视我们或尊敬我们，还是会丢脸或贬低我们的价值？我们做生意、获取商品的方式主要是商业性的，而不是关系性的。

当我需要几乎任何东西时，我都会通过提供一些东西并当场将其换成其他东西来获得它，通常是用现金或信用来换取相关商品。这不是一种获取商品或机会的关系方法，而公元一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则属于后者。我对家庭的看法与公元一世纪小亚细亚、犹太或埃及居民对家庭的看法截然不同。

相比之下，美国人对家庭的观念相当有限。我们只有核心家庭，如果说大家庭，与古人对家庭的观念相比，它仍然相当短小。当然，像纯洁和污染这样的价值观对于我们 21 世纪的西方世界有着与耶稣在公元一世纪的加利利或犹太地区活动时截然不同的共鸣。

对我们来说，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环境问题，或者如果我们从污秽或清洁的角度来思考，它通常会被转移到某种卫生或微生物的领域，而不是宗教领域，与上帝和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能力有关。随着我们跨越 20 个世纪和跨越大洲，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习俗有其自身的逻辑。他们有自己的前提，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解读古代文献，以免将我们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前提强加于这些文献。

这些文本是在我们看来完全陌生的文化、陌生的文化逻辑和陌生的社会预设中写成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和掌握这种差异，我们必然会误读这些文本。我发现，当这些文本具有圣经文的权威时，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因为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将我们文化的预设读入文本，并从现在具有神圣权威的文本中听到这些预设，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文本会挑战我们的文化预设，并在某种程度上呼吁我们开始以反文化的方式生活。

我认为，对基督教神学和门徒训练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恩典的免费礼物”的概念。我们的文化位置往往使我们把这句话理解为接受这种恩惠的人没有任何义务。我们听到“恩典的免费礼物”，我们把它解释为这一定是免费的，因为它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代价。

保罗在写到上帝的恩典时，他从来没想到这些，但我们却认为这就是他的意思，因此，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理解和我们对上帝的门徒身份、我们对上帝的回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我们往往听不进保罗的话，他说耶稣是为了所有人而死，所以那些活着的人不应该为自己而活，而应该为为他们而死并复活的人而活。对保罗来说，恩典的免费礼物表明了给予是免费的。

奉献不能被我们的任何行为所强迫。正如他在罗马书第 11 章中所写的，谁曾给予上帝，上帝应该回报他们呢？奉献是自由的，不受强迫的，但接受却产生了对上帝的义务关系。我们可能不愿意谈论这一点，这表明我们与保罗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习俗相差甚远，如果我们真的要听他的话，我们需要做多少工作。

因此，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阅读新约圣经的外国人来说，深入研究一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背景非常重要，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文本中古代听众的动机及其动机，并更好地理解作者假设听众会提供的论证联系，而不是假设和提供我们自己的论证联系，就像刚才的例子一样，这往往与古代作者假设的逻辑完全不同。关注新约圣经的文化背景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辨别古代听众在其环境中面临的挑战，以及新约圣经作者向其受众提出的挑战，以将他们塑造成一种新的独特的社区。最后，关注这些文化价值观和实践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思考如何将新约圣经作者的挑战应用于我们自己和新文化中的教会。

在这次开幕演讲中，我想重点讨论古代世界，特别是新约著作的公元一世纪地中海环境中的荣誉和耻辱的文化价值观。荣誉是地中海世界居民的主要价值观。做出广泛的概括是困难的，也许在某些方面是不明智的，但这一特定的概括，即公元一世纪的地中海人倾向于重视和思考荣誉，似乎是相当合理的，因为有广泛的证据表明，至少从意大利一直到东地中海到北非，都是如此。

例如，我们读到一篇名为《论利益》的论文，作者是塞涅卡，他是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精英作家，尼禄成年时，他恰好是尼禄的导师。请不要以此来评判塞涅卡。但塞涅卡写道，我们转向证明其他观点的一个坚定信念是：光荣的东西之所以被珍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光荣的。

塞涅卡在这里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在元层面上与我们谈论他的世界的价值观，他认为荣誉的价值是基础价值。如果某件事是光荣的，它自然是可取的。相反，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某件事是不光荣的或会导致耻辱，那么对于塞涅卡认识的人来说，它本质上、从根本上就是不可取的。

他还告诉我们，荣誉的考量，如何获得荣誉，如何保持荣誉，以及什么可能导致我们失去荣誉，荣誉的考量是做出决定的基础。当他写道，他和他的同龄人从考虑什么是荣誉转向证明其他观点时，他告诉我们，正如他所观察到的，人们的底线推理是某件事是荣誉的还是可耻的。其他价值观通常与荣誉一起被视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但如果冲突明确，这些价值观往往不会胜过荣誉。

例如，我们有大量古代文献，它们谈论如何说服人们，如何让人们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或者如何做出你想让他们做的决定。这些都是关于修辞和说服力演讲的古代或古典手册。在这些手册中，我们读到了许多驱使人们走上正道的动机，这些动机总是被提及。

除了荣誉，你还可以遇到带来安全感的東西，带来安全感的東西。例如，修辞学 广告 公元前 50 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关于说服的拉丁书《Herenium》指出，决策中的两个驱动动机是荣誉和安全。但同一位作者还说，如果这两个价值观发生冲突，荣誉永远会胜出。

你永远不能承认通往安全的道路是不光彩的，并期望说服你的听众。或者如果我们再追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亚里士多德再次指出荣誉是一种驱动力，也是一种乐趣和优势。但他也会说，在发生冲突的地方，荣誉将是首要考虑因素。

如果你想赢得观众的支持，就绝不能公开地让他们走上不光彩的道路。总之，我们有很多证据表明荣誉和耻辱是根本的、关键的价值观。尽管它们与其他主要价值观和考虑因素并存，但不少古代作家认为它们是决策的根本驱动力。

一个有用的练习可能是花点时间浏览《箴言》或稍晚一些的伪经《本西拉智慧》。请注意，这些书的作者在赞扬一种行为或做法时，常常简单地说它是光荣的或它也是好的，因为这些词经常被翻译。但被翻译的词通常是，至少在本西拉， kalon ， 高贵的。

这样做是高尚的。而人们常常仅仅因为某种行为可耻就劝阻它。做 X 是可耻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些作者之一认为这足以作为劝阻学生不做 X 的理由。现在，荣誉是一种社会价值。

也就是说，荣誉是由一群人赋予的。我可能有自尊，但除非其他人说我有荣誉，并反映出他们对我作为他们群体成员的价值的评价，否则我就不会有荣誉。对于每个以荣誉和耻辱为重要价值观的群体来说，每个群体都会决定什么是光荣的行为，什么才是光荣的人。

通常，如果一个人做了这些事情，就会对群体的幸福、生存和维持做出贡献。因此，在荣誉文化中，我所在社会的其他人对我有很大的社会控制力，因为我寻求他们的肯定。我希望他们能对我所做的事情、所实践的事情以及我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给予反馈，让他们觉得这些是有价值的。

因此，我很可能做群体需要我做的事情，以便群体繁荣和生存。而且，我可能会根据自己对自己是否履行这些价值观的评估而拥有自尊或自尊。但荣誉同样需要他人的尊重。

还可能出现严重的认知失调，即一个人可能相信自己可以实现这些价值观，但他或她的重要他人却不认可这些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羞耻本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我们可以从耻辱、耻辱和群体不赞同的经历来谈论羞耻。

这个群体发出的信息是，你所做的事情没有价值。这对维护这个群体的身份和生存没有好处。从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讲，羞耻比谦虚或关心群体的认可具有更积极的含义。

因此，荣誉文化中的人们往往有强烈的羞耻感，这导致他们试图避免负面意义上的羞耻，而且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在公元一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我们可以说荣誉是基于两种品质或活动而获得或享受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所谓的归属荣誉（也称为赋予荣誉）的组成部分。

这些或多或少都是出生的偶然。我出生在某个家庭，这个家庭拥有一定的地位和一定的集体荣誉。我出生在这个家庭，因此我继承了这种地位和集体荣誉。

有时一个民族有某种荣誉感，有时又缺乏荣誉感。而不同的民族，正如我们在古代文学中所读到的，不同的民族经常会争夺各自的荣誉感。但我也有办法增强我的荣誉感。

因此，我们可以说荣誉是获得的。荣誉体现在我所做的事和所做的事情中，只要这些事反映了我所属群体的价值观或美德。荣誉和缺乏荣誉、羞辱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

当我们阅读古代文献时，我们应该注意肉体会发生什么，它们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如何对待它们。例如，座位安排通常反映了相对荣誉的决定。因此，邀请坐在我右手边通常是邀请坐在荣誉位置，因此在聚会中享有优先于其他人的待遇。

如何对待首领，以及如何对待一个身体上的首领，都反映了一个群体对荣誉的决定。如果首领受膏，这个人就被授予了某种职位的荣誉，也许是牧师或国王。如果给首领戴上花环或王冠，这个人就被公开地尊敬了。

例如，体育比赛的胜利者将获得一个花圈。将花圈戴在头上的行为是授予和实施荣誉的象征性表现。或者，如果在审判和嘲弄耶稣时打了那个人的头，那就是一种羞辱、一种羞辱、对荣誉的挑战，是地位贬低仪式的一部分，剥夺了那个人可能拥有的任何荣誉感。

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些文本中对名字或声誉的提及。声誉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名声，即一个人享有的超越其实际存在的荣誉。但名字本身却成为一种转喻，一种象征或形象，代表一个人的荣誉。

一个名字被诽谤了吗？一个名字被称赞了吗？这可以说是一个人的荣誉在世上以口头形式表达的一种方式。当我们祈祷“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时，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祈祷上帝的荣誉在地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就像上帝的荣誉在天上得到认可一样。关于荣誉和性别，也许应该说几句话。

在公元一世纪的世界里，这种观念实际上在许多地中海文化中一直延续至今，在闪族文化和中东文化中也是如此，人们对女性荣誉的看法与男性截然不同。男性往往在公共场合，经常相互竞争以示尊重。但在许多古代文献中，我们读到女性享有荣誉的范围实际上是在室内。

这是家庭的私人空间，或者如果是在屋外，则是女性经常光顾的公共场所，或由男性、丈夫、父亲或兄弟陪同的公共场所，女性的荣誉就植根于家庭中。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父权社会，古代社会中性别歧视严重的社会，女性不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总是被视为男性家庭的延伸，因此，女性的荣誉也与男性有关。因此，我们读到了很多关于谦逊作为女性荣誉核心的文章，谦逊是指避免与其他男性接触、凝视和交谈。

任何在婚姻之外对女性的性行为，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其他方式，都会对她所依附的男性的荣誉构成威胁，无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父亲。在古代文学中，女性可以被称赞为具有男性通常所具有的美德的典范。例如，勇气。

勇气，我们可以称之为男子气概，因为在希腊语中，这个词实际上是安德里亚。它可以被恰当地翻译为男子气概。许多女性在古代文学中被称赞为勇敢，例如，同名伪经中的女英雄朱迪思，或另一本伪经《马加比四书》中的七位殉道者的母亲。

普鲁塔克是公元 100 至 120 年左右的希腊作家，他写了一本名为《论男子气概，论妇女的勇敢》的专著，赞扬历史上女性人物的勇气。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即使在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男子气概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也关注女性荣誉，即更传统的谦虚、贞洁、尽可能远离公共场所和公众视线和接触。现在，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教育要重视荣誉，害怕羞耻，这可能是他或她可能经历的最基本的善恶，那么这个人所在的群体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对这个人、对所有这些人实施社会控制。

如果我从小就寻求同辈的认可，那么同辈就有很大的权力强迫我服从。这是古代伦理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荣誉驱动，群体能够让人们遵守群体需要人们为了群体利益而体现的价值观。

我将体现我所属群体所重视并希望我体现的那些做法和价值观。因此，我愿意在我的一生中始终为群体的最大利益服务，甚至优先于我自己的利益。这是 21 世纪西方文化与 1 世纪地中海文化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差异。

即使我站在这里，我也意识到私利确实是一个强大的驱动因素。即使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尽管有精神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在 21 世纪培育、尊重和践行私利，那么私利就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产物。

在公元一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个世界，这种人很反常。这种人会是无耻之徒，社会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却能追求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

以下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做法的原理。实际上，在古代世界，就像在今天一样，勇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美德，勇敢、坚韧，以及为了群体利益而忍受身体伤害的意愿。我自己从未在军队服役过。

那些知道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但在古代世界，被征召参军的人比今天西方多得多。如果你回到公元前 4 世纪，希腊的任何男性都可能被征召参军。

而城邦的存亡取决于你是否愿意为了城邦而去冒险，甚至冒着被长矛刺中大腿的危险。因此，城邦尊敬勇敢的人。而我，作为公元前 4 世纪的雅典人，从出生起就被教育要将勇气视为一种伟大的美德，比安全、舒适和生命本身更有价值。

因此，当我听到士兵，特别是阵亡士兵受到赞扬，当我听到葬礼上发表的悼词纪念他们不朽的名声时，我被社会化了，愿意去效仿他们。因此，城邦得以幸存。因此，叛乱的省份，例如公元 66 年至 70 年的犹太省，能够采取一些行动来对抗罗马，但最终惨败告终。

但正是因为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的承诺，才有了勇气。慷慨是另一种典型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的城市、你的村庄要进行市政改善，那么它就会变成，它就会变成，对不起，它就会变成，因为某个富人会让它发生。

这不是因为农业税的一部分用于改善道路、建造寺庙或在塞佛瑞斯市中心为你们所有人建造一个漂亮的新公共浴室。而是因为有人会倾向于如此慷慨。是什么会让人拿出这么多钱来改善城市？对荣誉的渴望，以及地中海周围的文化会

用慷慨的人最想要的东西来奖励慷慨的人，用所有人（除了无耻的人）最想要的东西来奖励慷慨的人。

荣誉、肯定、名望，在许多情况下，是高尚而受人尊敬的人的名声。因此，埃拉都，他甚至可能是我们从哥林多教堂认识的那个埃拉都，在被授予埃德尔的公职后，自费在哥林多剧院前铺了一条人行道，因为他想用一种慷慨的行为来纪念这一事件，这将使他的名声在 2000 多年后铭刻在石碑上。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它。

因此，对荣誉的渴求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也是一种让我们作为个体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的方式。现在，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一切都假设我面对的是一群人，我希望他们眼中的荣誉。在公元一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

之所以会存在复杂情况，是因为存在重叠的群体，每个群体的价值观和对什么是光荣的定义可能略有不同或大相径庭。例如，因为这与圣经学者有关，我想以希腊城市中的犹太人为例，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海边的凯撒利亚。犹太人眼中的光荣，在非犹太人眼中往往失去了光荣。

例如，要成为一名有尊严的犹太人，一个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偶像崇拜。一个人根本不会靠近寺庙。一个人必须避免与祭祀偶像的食物（即寺庙中祭祀动物的肉）有任何接触。

那简直是令人憎恶的，令人厌恶的，那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做一个光荣的犹太人，必须接受割礼，给自己的男孩子、男奴隶等等施行割礼。遵守安息日，这是每周必不可少的提醒，提醒我们要遵循上帝的节奏，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一切，第七天休息。

遵守《托拉》中规定的饮食规定，吃牛肉而不吃猪肉，吃金枪鱼而不吃鳗鱼，我们效仿了上帝自己的行为，效仿了上帝选择犹太人而不选择外邦人的行为。所有这些都使一个人在虔诚的遵守《托拉》的犹太人同胞眼中变得光荣。但城里的希腊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活动呢？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我除了自己的神之外，不信奉其他神，这看起来就像是傲慢的无神论者。

我否认其他人的神的存在，这听起来是最不虔诚的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犹太人在古代世界常常被称为无神论者。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神，他们有一个神，但他们只肯定那个神的存在，没有其他神。

所以，他们本质上是无神论者。他们割掉年轻人的什么？割礼被认为是对身体的野蛮残害，而不是在每个男性身上铭刻神圣契约的值得称赞的行为。每周抽出一天什么都不做，犹太人就被冠以懒惰的名声。

饮食规定也许是最让非犹太人感到困惑的。因为猪肉是另一种白肉，所以味道鲜美。大自然赐予了它作为恩赐的一部分。

将它视为不洁之物而避之不及，是对神灵或大自然的不公，因为大自然为它提供了许多其他美妙、美味、营养丰富的食物。因此，在其他虔诚的遵守《托拉》的犹太人眼中，我可以享有虔诚犹太人的荣誉，但这些行为却会让我在这座城市许多非犹太人（可能是大多数）眼中蒙羞。公平地说，总有一些外邦人，尤其是哲学界人士，将犹太教视为一种有其自身美德的严格纪律。

但他们是古代世界的学者，没有人听他们的。总的来说，在许多希腊人和罗马人眼中，身为犹太人意味着被蔑视。如果我想要荣誉，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是希腊人聚居的城市中犹太少数群体的一员，我该怎么办？很多人，好吧，我不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量化过，但我们知道有些犹太人对荣誉的渴望使他们背离了他们所受的训练，背离了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背教，这样他们才能在更广泛的主流文化面前享受荣誉。

如果一个少数群体，比如犹太人，在古代世界里，如果一个少数群体想要留住其成员，留住那些重视荣誉的成员，就需要制定某些策略，让他们专注于将群体荣誉视为有价值的善举，让其成员专注于获得荣誉，并遵循那些能够维护群体文化和群体身份的做法和承诺，而不是因为在竞争群体眼中可能获得荣誉或耻辱而被某个竞争群体的文化所吸引。所以，我想在本次讲座的最后部分花点时间介绍这些策略，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些策略贯穿了整个新约，因为早期基督教是古代世界中典型的少数群体。如果你认为在以弗所做一个犹太人很难，也

许这是一个十万人的社区，那么试试在以弗所做一个基督徒，也许这是一个 50 人的社区。

所以，在保罗的时代，我们真的必须这样做，你知道，人数非常少，我们谈论的只是几十人，甚至不是几百人。所以我们确实发现新约的作者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即如何让他们的皈依者关注这个群体，基督教群体定义的光荣，并消除来自外部的荣誉吸引力和来自外部的耻辱刺痛。所以，我们发现少数群体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仔细定义什么是光荣。

我这里有一个本·西拉智慧的例子。本·西拉是一名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耶路撒冷经营着一所教学楼。

他可能活跃于公元前 200 年至 175 年之间。他写道：谁的后代值得尊敬？人类的后代。谁的后代值得尊敬？那些敬畏上帝的人。

谁的子孙不配得尊荣？人类的子孙。谁的子孙不配得尊荣？那些违反诫命的人。在家庭成员中，他们的领袖值得尊荣，但敬畏耶和华的人在他眼中值得尊荣。

富人、名人和穷人。他们的荣耀就是敬畏上帝。轻视聪明却贫穷的人是不对的。

尊敬有罪的人是不恰当的。王子、统治者和法官都值得尊敬，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比敬畏上帝的人更伟大。在这篇文章中，本·西拉做了许多事情。

首先，他确定了一个人值得尊敬的根本定义。问题在于这个人是否遵守《托拉》，即摩西律法。这就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值得尊敬的人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之间的区别。

他还说，这最终是一个人对荣誉的追求，超越了任何世俗的考量。当时，富人、权贵、有钱人和地位显赫的人都受到尊敬，现在也是如此。但本·西拉说，这些外在特征都不是使人获得荣誉的核心。

富人、名人和穷人。他们的荣耀，他们同样有权获得荣誉，就是对主的敬畏。归根结底，如果一个人也违反了诫命，那么基于其他任何因素的荣誉都是错误的。

因此，在这样的文本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日益少数的文化的代表，甚至在公元二世纪的犹太地区也是如此。因为想要变得像其他民族一样，接受希腊文化、希腊形式和希腊名字，从而加入更大的世界，登上地图，并在更大的世界中拥有获得荣誉的潜力，这种动力正在逐渐增强。即使在那里，我们也发现本·西拉使用这种策略。

定义谁的意见重要也很重要。人类学家曾讨论过声誉法庭或意见法庭。那些对你有重要意见的人是谁？因此，在谁的眼中荣誉和耻辱重要？再次转向本·西拉，我们发现他将这个声誉法庭定义为以上帝本身为中心。

因此，他写道，他对他们说，上帝对他们说，要提防一切邪恶。他向他们每个人颁布了有关邻居的诫命。他总是知道他们的做法。

这些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在同一本书的稍后部分，通奸的人，他的恐惧仅限于人的眼睛。他没有意识到主的眼睛比太阳还要明亮 10,000 倍。

他们观察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洞察隐秘的角落。在这两篇文章中，本·西拉都提醒他的学生，上帝看得见一切。他是终极的舆论法庭，他们生命中的每一秒都在他面前度过。

他们在公共场合度过的时间和他们在家里最隐秘的房间度过的时间。本·西拉警告说，主会揭露你的秘密。他会在会众中推翻你，因为你没有以适当的尊重对待主，你的心充满了虚伪。

因此，归根结底，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荣誉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是要保全还是要贬低，这取决于一个人是否追求上帝眼中最重要的荣誉。另一部公元前二世纪的著作《巴录书》似乎是出自耶利米抄写员之手，巴录书中谈到了以色列，同样意识到以色列是世界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以色列之所以受到祝福，是因为它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它知道谁是最终重要的另一半。

它包含有关如何在重要的人面前光荣地生活的信息，以享受不仅持续一生，而且持续永远的荣誉。谈论声誉法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谈论局外人的意见来自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群体的局外人，占主导地位的希腊或罗马文化的成员，如果我的群体的局外人对我的选择 and 做法表示不赞同，这从何而来？他们的意见有多大价值？一部可能在公元前一世纪、也可能是公元一世纪初在埃及写成的文本是《所罗门的智慧》，另一本被错误地归为本书的书。

这本书不是大卫之子所罗门写的，而是由一位继承了犹太智慧传统的人所写。他写到了有权有势、富有、不信神的人如何看待信神的人。他还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不信神的人如何将虔诚的犹太人视为一种活生生的耻辱，因为虔诚的犹太人的价值观和做法是如此不同。

因为他见证了上帝的存在，也见证了上帝对他自己生活的认可，因为他走在上帝律法的道路上。所以，作者写到了不信神的人如何用侮辱、责备、暴力，最后用可耻的死亡来考验虔诚的犹太人。看到这种场景，作者无疑听说过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甚至可能亲眼目睹过，作者写到了不信神的人的推理，以及为什么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对虔诚的人造成的所有羞辱都是毫无价值的。

因此，他写道，这就是不信神之人的想法，但他们错了。他们的恶意完全蒙蔽了他们。他们不知道上帝的秘密计划。

他们不指望圣洁能带来回报。他们没有考虑如果他们保持灵魂不受玷污，他们会赢得什么奖赏。他在这本书的后面继续写到大多数外邦人的世界：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本质上都是头脑空虚的。

尽管他们可以看到美好的事物，但他们却无法认识真正的造物主。尽管他们被他所创造的东西所吸引，但他们无法认出万物的创造者。因此，在这两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作者说，你周围的人可能会因为你对犹太人生活方式的承诺而鄙视你，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所有的事实。

他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神，而他们一直崇拜的都是假神。他们不知道生命、审判和来世的一切事实。因此，由于目光短浅，他们会对自己的生活和作为人类的价值做出错误的决定。

他们会认为你愚蠢又可耻，但实际上，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愚蠢又可耻。他们缺乏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正如《所罗门智慧书》中所说，他们过着糟糕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可耻。他们不仅对上帝的认识有误解，而且尽管他们因无知而生活在巨大的纷争中，他们却把如此巨大的邪恶称为和平。如果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的长篇大论，我们会看到作者说，看看外邦人的生活。

酗酒、谋杀、偷窃、非自然性关系。实际上，这段经文与我们在罗马书 1:18 至 32 中找到的内容非常接近。看看他们的生活。

现在想想，那些在道德和恶习方面如此无耻的人怎么能对你的荣誉或耻辱发表任何重要的看法？偶像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偶像崇拜宗教，是生活在外邦城市的犹太人的主要绊脚石或潜在绊脚石，因为犹太人是少数民族。当他们环顾四周时，他们看到一大群其他人，远远超过他们自己，以同样的热情、同样的虔诚崇拜这些其他神，就像他们自己对以色列的上帝一样。因此，人们可能会不断想，他们也有合法的宗教习俗吗？我是否应该如此封闭地认为我的信仰是唯一的神？我的生活方式，是唯一被上帝认可的生活方式？因此，像《所罗门的智慧》这样的作者，想要促进、想要帮助促进犹太人在这种流散地、在这些非犹太土地上维护身份，关注如何解释偶像崇拜这一现象。

因此，他写道：“人类的艺术被误导了，聪明的画家徒劳的劳动也没有欺骗我们，即使他们创造了一个色彩组合令人眼花缭乱的形象。然而，偶像的出现却让愚人心生欲望。他们开始渴望一座死雕像的无生命形象。

制造它们的人、想要它们的人和崇拜它们的人都是邪恶事物的爱好者。他们都应该以这种方式误入歧途。因此，非犹太人所看重的，以及非犹太人所尊崇的虔诚，也是这位来自犹太少数民族文化的作者要讨论的问题，以化解其潜在的

吸引力，并解释主流文化的观点和实践最终是异端的，而不是我们的少数人的观点。

我们发现这些少数文化领袖为他们的群体成员做的另一件事是重新解释外人不赞同的经历，以有助于在少数群体中获得荣誉。也就是说，他们把被外人羞辱的经历变成了上帝和群体眼中的荣誉徽章。再次，坚持所罗门的智慧，作者写道，死去的义人的灵魂受到了一点惩罚，但他们将得到丰盛的回报，因为上帝考验了他们，发现他们值得与他在一起。

他考验他们，就像在炉中考验金子一样。他接纳他们，就像接纳完全的燔祭一样。作者写的是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的外邦邻居，甚至可能是叛教的犹太邻居，嘲笑、蔑视、侮辱、虐待，甚至最终杀害他们。

他把被其他人剥夺荣誉的经历描述为上帝对他们真正的荣誉进行永恒考验和证明的经历。因此，被外人羞辱的负面经历变成了在群体中被考验和被授予永恒荣誉的经历。少数族裔文化作家经常使用的一组图像是运动员形象。

古代运动员所忍受的严酷和艰辛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也许现代运动员也是如此，但古代运动员肯定忍受过。训练的严酷、训练的痛苦、摔跤或拳击比赛的痛苦，在那个没有防护垫、头盔和手套的世界里，所有这些痛苦都是为荣誉的希望、为胜利的希望而忍受的，这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员在受到其群体外成员的辱骂和责备时所经历的痛苦相似。因此，我们发现《马加比四书》的作者使用运动形象将彻底堕落的经历转变为一场为荣誉而战的比赛。

我将要读的这段摘录来自一位母亲在七个儿子即将被以古代文学中最残忍、最奇特的方式折磨致死之前对他们的讲话。她写道，我的孩子们，你们被召集参加一场光荣的竞赛，你们将在其中提供证据来证明你们国家的价值。自愿为我们祖先的法律而竞争。

如果你们年轻人在一位老人因为尊重上帝而忍受了这么多痛苦之后，却在这种酷刑面前失去勇气，那真是太丢脸了。我应该提到，这是在一位名叫埃利亚撒的老牧师第一次被折磨致死之后。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光荣或高贵竞赛的形象，以及面对屈辱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参与竞赛的想法。

在局外人看来，结果可能是彻底的堕落，但在局内人和上帝看来，正如那些局内人所说，最终将是一场光荣的胜利，荣誉和名声将永垂不朽。正如下一段摘录所指出的，他们所参与的竞争确实是神圣的。美德本身，道德品质本身，在那天颁发了奖项，通过他们的忍耐证明了他们的价值。

胜利者将获得永生，获得永生。年迈的祭司埃利亚撒是第一位参赛者。七个孩子的母亲和那些兄弟也参加了比赛。

折磨他们的暴君是对手，世界和人类是观众。对上帝的尊重赢得了胜利，冠军也因此而加冕。谁不为以神圣法律的名义竞争的运动员而惊叹呢？谁不感到震惊呢？正如我们从《新约》中读到的，我们会发现体育形象同样被用来将主流文化的拒绝和羞辱基督教信徒回归旧生活方式的企图转化为体育竞赛，胜利不在于屈服，而在于坚持到最后，从而获得花圈，或者用更流行的翻译来说，在一天结束时获得王冠。

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所有这些，或者我应该说，如何化解群体外部的耻辱感，所有这些都与群体内部的荣誉和耻辱的使用相平衡，按照群体的条件。也就是说，本·西拉、《所罗门智慧书》的作者、《马加比四书》的作者，都希望他们的犹太听众继续以这样的方式积极互动，以加强遵守托拉的价值，即尊重他人。在他们日复一日的互动中，他们赞同、赞扬、赞扬，从而加强彼此过犹太人生活方式的承诺。

相反，群体内部的羞耻感应该用来劝阻那些动摇对遵守托拉生活方式的承诺的个人。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只想提一下，就是赞美祖先的赞美诗，这是本·西拉智慧书结尾的六章尾声，其中本·西拉实际上讲述了犹太人从亚当到最近的大祭司西蒙二世（公义者西蒙）的整个历史，展示了那些遵守上帝契约的人如何赢得永恒的荣誉，而那些背离上帝契约的邪恶的以色列和犹大国王为自己赢得了永恒的耻辱，实际上也为他们的国家赢得了耻辱，因为被其他国家征服了。我想详细讨论的古代世界环境中荣誉的最后一个方面与公共领域中荣誉的竞争和荣誉奖励的竞争有关。

古代地中海，就像现代地中海的某些地区一样，被描述为一种好斗的文化，一种竞争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荣誉被视为一种有限的财富。荣誉是有限的，为了得到更多，你必须失去一些。我必须以某种方式牺牲你来赢得它。

我只是想通过路加福音的一段话来介绍这一点，这可能是路加福音第 13 章中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现在，耶稣在安息日的一个犹太教堂里教导，就在那时，出现了一个女人，她被一个已经使她瘫痪了 18 年的鬼附身。她弯着腰，根本站不直。

耶稣看见她，就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的病好了。”耶稣把手按在她身上，她立刻站起来，开始赞美上帝。但会堂的主管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而感到愤怒，不断地对众人说，有六天是应该做工的。

你们可以在那些日子来得医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却回答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水吗？这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女儿，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这捆绑吗？他说这话时，所有反对他的人都羞愧难当，而整个人群都为他所做的一切奇妙的事而欢欣鼓舞。现在，在这个互动中，在这个情节中，我们发现了我们可以描述为一个有点典型的挑战和转发场景，一个典型的荣誉竞赛，除了一个女人治愈了 18 岁时的疾病这一事实外，这很典型。

但是，当耶稣看到这种需要并对那位妇女说，你在安息日的病痛已经痊愈时，他隐含地要求尊重。这个故事并没有突出这一点，但我们在另一个治愈故事中确实遇到了它，即马可福音第 2 章中记载的瘫痪男子的治愈。为了让你知道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他说，拿起你的床走吧。所以，耶稣声称自己有权在安息日治愈病人，而那位被治愈的妇人立即承认了这一点。

她为所发生的事赞美上帝，这隐含地表明上帝刚刚通过这个人耶稣做了一些事情。这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当然，反驳来了。

会堂的领袖介入，试图间接地让耶稣难堪。他没有对耶稣说话，说你们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而是间接地对众人说，不要在安息日来治病。今天不是治病的好日子。

还有六天可以做这件事。当然，这更是为了耶稣。你刚才做的是错的。

你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你违反了法律。耶稣回应了这一挑战。

他用击剑的语言来反驳，一个人用力刺向另一个人，然后格挡并反驳，再刺回去，并说，你也会破坏安息日，只是为了帮助一只动物。你在安息日照顾你的牲畜。这难道不是比照顾一个人更迫切的需要吗？安息日不是解除撒旦所作所为的最佳日子吗？撒旦已经捆绑了这个女人。现在，我要说的是，对这次交流的裁决不是来自耶稣，也不是来自犹太会堂的领袖。

他们双方都向对方发起了齐射。结果由旁观者决定。他们才是这场交锋中谁赢得了荣誉、谁失去了荣誉的人。

路加非常注意他们的角色，因为他在结论中写道，他的对手们都蒙羞了。整个人群都为耶稣所做的事情而欢欣鼓舞。所以，在这场交锋中，耶稣在荣誉游戏中占了上风，虽然受到了挑战，但在公众眼中成功地捍卫了他的权威。

在下一讲中，我们将更仔细地研究一段新约文本。我们的目标是展示我们在本讲中讨论的 these 与荣誉文化和一世纪地中海荣誉-耻辱动态相关的主题如何帮助我们了解特定新约文本（即彼得前书）的牧师处境和对处境的战略回应。

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对新约文化世界的教学。

这是第一节，介绍：荣誉与耻辱。